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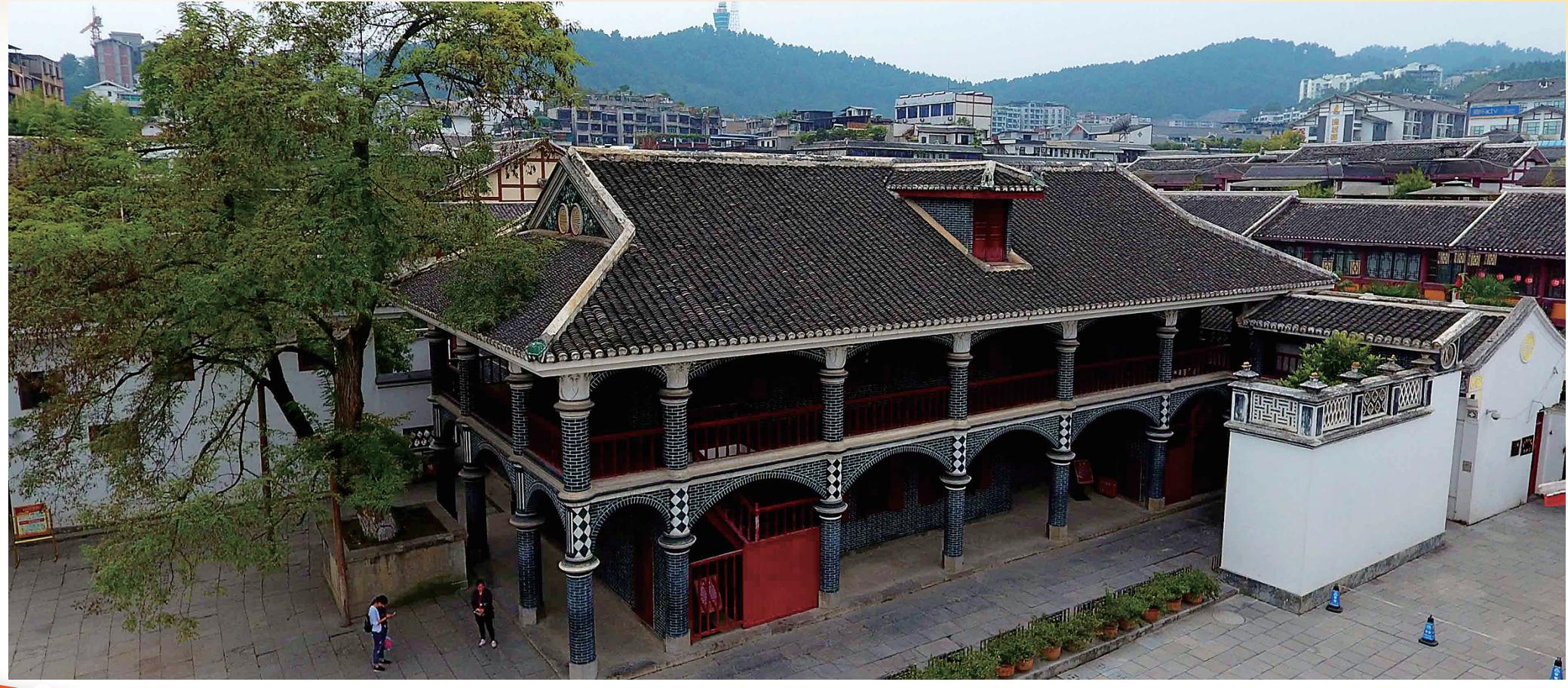


海南银行

BANK OF HAINAN

●伴你行 A04

2016年9月27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黄畅学 主编：李冰 美编：王凤龙 海南日报



贵州遵义会议会址。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

H长征地今昔

贵州遵义板桥镇：
青藤编织创业梦

■ 本报特派记者 计思佳 苏庆明

“创新创业新福地，宜商宜居新环境”……去往娄山关的路上途经板桥镇，镇上四处可见这样的宣传语。

板桥镇位于遵义市汇川区北部，紧邻娄山山脉主峰。10年前，这里还是当地的一类贫困村。“通过红色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鼓励外出务工者返乡就业、创业，积极打造电商示范乡镇等措施，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持续改善。”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该镇接待游客57万人次，完成旅游收入9512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1277元，增长18%。

当地人说，板桥有“四宝”——藤编、卤豆腐干、冷水鱼、黄焖鸡。

走在板桥镇，街边随处可见藤编商店，“这里已经成为了板桥镇有名的农民工返乡创业一条街。”陪同采访的娄山关解说员陈禹晴告诉记者。

“我们的藤编式高雅、透气吸汗、轻巧耐用，产品销往省内各大城市。”板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板桥的藤编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2004年当地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娄山关藤编协会，现在藤编已经成为板桥镇的名片。

马毅是当地藤编产业的带头人，从小跟着爷爷学习藤编技艺的他2001年就南下广东打工。2008年，汇川区政府大力扶持藤编产业，还建立了信息平台，支持产业发展。次年，看到家乡良好发展势头的马毅回乡创业。

当时马毅感到，板桥的藤编产业设计和工艺落后，满足不了现代人们的需求。利用之前在广东学到的管理经验，马毅跳出了传统路子，注册了公司，从事藤编工艺品开发，改进传统藤编工艺，培训技术工人，引进制作设备，实行“公司+农户+远程教学+互联网”的发展模式。

如今，马毅的公司已开发300多个工艺品品种，获得46项专利。目前板桥镇有120户村民从事藤编加工，带动300多人就业，年产值达850万元。

(本报遵义 9月26日电)

H长征印记

娄山关大捷——

长征的
第一场大胜仗

■ 本报特派记者 苏庆明 计思佳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遵义娄山关，一面巨大的墙上，以遒劲有力的书法镌刻着毛泽东同志这首著名的《娄山关·忆秦娥》，也提醒人们，红军长征在这里留下了壮丽的战斗诗篇。

娄山关战斗遗址纪念馆讲解员陈禹晴告诉我们，红军长征先后在这里打过两场非常关键的战斗。第一次是在1935年1月8日，红军在这里击溃国民党军队两个团，并在当天占领北面的桐梓县城，为南边的遵义构筑了安全屏障，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第二次是在3月25日至26日。配合红军迂回策应，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率部，先是从下往上攻，成功占领关口，随后又顶住敌人反扑，共歼灭和击溃敌3个团。“娄山关大捷，是长征以来红军打的第一个大胜仗！”陈禹晴说。

海拔1700多米的小尖山是双方短兵相接的主阵地之一。其山势陡峭，爬上山顶都十分费力，而红军当年是向上冲击敌人，难度不言而喻。“战士们当时埋伏在这里打枪的。”指着一个半米深、长着许多杂草的坑，陈禹晴告诉我们，这就是作战双方留下的作战掩体。

娄山关的战斗属于遵义战役的一部分。纪念碑上，张爱萍将军题写的“遵义战斗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非常醒目。其下长眠着200多名红军将士。

纪念馆里的一张资料图告诉我们，红三军团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在战斗中失去一条腿后，依然坚持随队走完长征路，是唯一一个“一条腿走完长征路”的将士。

毛泽东主席后来说：“应该在娄山关立一个石碑，写上‘钟赤兵在此负腿一只’。”

在夕阳的映照下，我们也感受到了娄山关的“苍山如海”。历史，仿佛就在昨日，就在我们身边。

(本报遵义 9月26日电)

毛泽东破例为革命纪念馆题字，遵义会议会址是全国唯一一处

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 本报特派记者 陈成智

这原本是一处国民党军官的官邸，却成为中国共产党一次堪称伟大的会议的永久见证。

9月23日，在黔北名城遵义，位于老城子尹路中西合璧的两层灰砖小楼，又迎来了熙熙攘攘的参观者。

门口“遵义会议会址”6个大字遒劲有力。这是毛泽东亲笔题字的全国唯一一处革命纪念馆，可见遵义会议在他心中的分量。

一场酝酿已久的风暴

记者翻阅了诸多史料及诸多当事人关于遵义会议的回忆，发现这场风暴实际上酝酿已久。

如果说因为王明错误路线的绝对指导，博古、李德军事上的瞎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党内部分同志和军事指挥员有怨言，那么，在湘江战役遭受重大损失后，大家对博古、李德的怨气达到了顶点。

为什么明目张胆已经察觉我方意图并布置重兵，博古、李德还坚持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不是自己往敌人布好的口袋里钻吗？

现有史料表明，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已经取得了张闻天、王稼祥这两位重量级的党内领导人的支持。

还有一个人的支持至关重要——周恩来。当时，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里，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掌握在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手中。而周恩来恰如大家后来所知晓的，他选择了支持毛泽东，且一直坚持到自己生命的终点。

“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一次决定命运的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的那幢两层小楼里，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接着作了副报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军事指挥员们的怨气，由朱德的态度就可见一斑。会上，朱德以极为严肃的态度批评了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作战方式，他说：“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没什么本钱，打什么洋仗！”他进而激烈地提出：“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遵义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等4项决定，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

军事指挥员们的怨气，由朱德的态度就可见一斑。会上，朱德以极为严肃的态度批评了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作战方式，他说：“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没什么本钱，打什么洋仗！”他进而激烈地提出：“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遵义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等4项决定，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

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张小灵对记者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妥善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张闻天后来回忆遵义会议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会议开了三天，而红三军团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仅参加了一天的会议便赶回部队，因为国民党黔军师长柏辉章此刻正急行军杀奔遵义。

遵义会议会场，正是这位师长的官邸。

邓小平杨尚昆 亲自确定真实会址

张小灵向记者透露，遵义会议会址的确定，其实费了一番周折，甚至曾经找错地方。

“由于会议是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召开的，遵义本地没有知情者。”张小灵说，根据一些老同志的

回忆，红军长征时曾在位于遵义老城杨柳街旁的天主教堂开过会，初步判定为遵义会议会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一度挂出“遵义会议纪念堂”的牌子。

1954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电告中共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面召开的。”这才算基本正式确定会址位置，会址“以修复原貌为原则”得到修复并向公众开放。

1958年11月3日，杨尚昆陪同邓小平亲临现场，一走进纪念馆的大门，杨尚昆就兴奋地说：“就是这里，这个地方找对了！”而邓小平走进会议室时，也对陪同的同志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面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

在贵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柳暗花明的另一个经典先例，发生在500多年前。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当驿丞，迎来人生最低谷。但恰恰是在这里，王阳明顿悟“心即理”命题，留下了“龙场悟道”及其后文武全才的传奇人生。

而在经历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在川黔滇版图上魔术般上演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经典战例，最终彻底甩开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开创了革命新天地。

(本报遵义 9月26日电)

1933年，为重建遭破坏的各级党组织，琼崖特委召开临时会议

“四项决定”打开琼崖斗争新局面

H长征时期的琼崖革命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1933年4月，中共琼崖特委从母瑞山突围回到琼文以后，虽然联系到了琼文县委及在琼文地区坚持革命斗争的黎民（李黎明）、冯安全、朱运泽、刘秋菊等人，但此时革命处境仍十分艰难。在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和白色恐怖下，中共琼崖各级党组织已遭受严重破坏，与特委取得联系的只有琼文、乐东两个县委，党组

织力量十分薄弱。

特委立足当前情况，认为首要任务是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健全党的领导核心。于是决定增补黎民、朱运泽为特委委员，加上原特委书记冯白驹、特委委员王白伦、符明经共五人，组成新的琼崖特委领导核心。1933年6月，在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茂山村，中共琼崖特委召开临时会议，总结革命经验教训，对如何重建党的各级组织、恢复发展红军武装斗争、助力全岛革命重新推向高潮作了研究和部署。

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

邢诒孔介绍，这次会议通过讨论分析现有形势，确定了当前的中心任务：一方面派人分头到各地寻找失散的党员和红军战士，恢复党组织和红军队伍以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另一方面尽快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为此，会议除决定派出交通员到香港、上海等地寻找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还作出了“四项决定”。

一是以母瑞山和琼文地区的20名红军为骨干，编成4个游击小组分散各县，寻找失散的党员和红军战士进行恢复工作，同时伺机打击敌人；二是组织琼崖西南临时工作委员会，

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平衡发展全琼革命斗争；三是冯白驹留在琼文，以琼文为中心统领全琼党组织和武装斗争的恢复、发展，并直接领导琼文县委开展当地的革命斗争；四是在恢复工作的过程中，注意在群众中发展地方武装队伍，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主动打击区乡反动武装。

会议认为，虽然目前环境十分险恶，但人民群众对革命仍然有强烈愿望，只要深入发动并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一定能迎来新的革命高潮。

(本报海口 9月26日讯)



贵州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
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